

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



严建强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严建强 著

博物馆的理论与

实践

浙江

出版社



99.4.8

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

严建强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文三西路金都花园)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290000

印数 1—1650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8-3069-5/G · 3046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博物馆学及其进展	1
第一节 博物馆学是一门科学吗?	1
第二节 博物馆学是一门怎样的科学?	7
第三节 博物馆学的理论构架及其意义	11
第四节 博物馆学的历史与现状	20
第五节 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	24
第一章 博物馆是什么?	
——博物馆的基本理论与类型	32
第一节 缪斯女神的命运	
——博物馆(MUSEUM)的词义及其演变	32
第二节 什么是博物馆?	36
第三节 博物馆的职能	40
第四节 博物馆的特征	50
第五节 形形色色的博物馆	55
第二章 博物馆的历史与现状	71
第一节 博物馆的古代形态	71
第二节 博物馆的近代形态	75
第三节 博物馆的现代形态	85
第四节 博物馆当代发展的新取向	
——一个世纪末的回顾	100
第三章 博物馆藏品	116
第一节 建立收藏	116

第二节	藏品的入藏流程	130
第三节	藏品信息的计算机管理与藏品分类表	157
第四节	藏品的科学保护	175
第五节	藏品研究	204
第四章	展览设计	224
第一节	展览作业的流程	227
第二节	空间、照明与色彩	244
第三节	陈列语言	265
第四节	当代展览设计的主要类型与趋势	274
第五章	博物馆与观众	288
第一节	认识自己的观众	289
第二节	吸引更多的观众	307
第三节	为观众的教育服务	317
第六章	博物馆的组织与管理	330
第一节	博物馆管理:宏观与微观	330
第二节	博物馆职员	340
第三节	开源节流:为了博物馆的生存与发展	347
第七章	博物馆建筑	355
第一节	当代博物馆建筑新取向	355
第二节	博物馆地址的选择	360
第三节	展室设计	363
第四节	库房设计	376
结语	博物馆及其与人类生存关系的信息论透视	384

绪论 博物馆学及其进展

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它的性质如何？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对其研究的意义何在？这一切，不仅一般的社会观众是陌生的，一些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往往缺乏明晰的概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是因为这门学科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更是因为学科本身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尚缺乏明晰性和稳定性。所以在着手讨论博物馆之前，我们有必要就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和意义，以及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讨论，作一个简单的论述。

第一节 博物馆学是一门科学吗？

尽管博物馆理论某些基本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尽管博物馆学(Museology)作为博物馆研究的专门词汇也有一个世纪了，但事实上，博物馆学还是如此年轻，以致不久前我们还看到它在为自己存在的理由辩护。有关它的争论，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展开：博物馆学能否被正当地称作一门科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它是什么性质的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的科学，还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学科？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那么它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科学？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由于涉及到博物馆学的性质，引

起了博物馆界深切的关注,这尤其反映在 1980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组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从这些争论中概括出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否认博物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博物馆工作者是手工工匠,是掌握专门技能知识的实践者,同时也具有专业知识,但这些知识却无法与一些明确的规则或理论相联系,或仅隶属于它们。博物馆工作是次要的,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学术理论研究课题,因此,博物馆研究不具备学术研究的性质。”^[1]美国人 W.E. 华施本于 1967 年在《博物馆藏品管理人》杂志上发表的“祖母学与博物馆学”一文,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态度,他使用“祖母学”(Grand-motherlogy)的字眼来形容博物馆学颇具有有一种讥讽的意味。他认为博物馆工作提供一个理论基础是可笑的自负。^[2]在他们看来,一门学科必须有其独特的对象和内容支撑,而博物馆的大量工作只是对其他学科领域知识和技术的单纯利用而已,这些知识完全包括在其他现有诸学科领域中。这意味着,博物馆并没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对象和内容,因而也就不具有作为一门学科赖以存在的独立性质,不能被称为一门科学。

另一种略显宽容的观点把博物馆学看作是应用性学科,一种解决博物馆实际问题的方法学。它承认在博物馆的具体操作中要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解决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但由于它所关注的是应用性的技术问题,所以从本质上讲,它属于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具有典型意义的是 1950 年杰瑞·努斯图普尼的《当代博物馆学问题》。这篇文章承认博物馆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甚至也谈到了一般博物馆学应该研究博物馆工作的理论方面,但他依然认为这种专门的学科必须依赖于博物馆工作所涉及的其他专业学科。博物馆学中只有一部分是科学的,而这种

科学性仅是博物馆藏品研究相关学科的反应。^[3]所以尽管他是首先提出博物馆学的人,但根据其博物馆学模式的“派生”性质,我们还是将他归到这一类型。

相对晚近的时期,把博物馆视作一门独立科学学科的愿望日益明显地滋长起来,这典型地表现在捷克博物馆学家纽斯塔波涅态度的变化中。他的早期观点站在将博物馆学视为应用学科的立场上,这从他自1950年到1968年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到。在《博物馆学工作论文集》中,他认为博物馆学是博物馆工作的一种理论,一种方法学,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没有自身的研究方法。到了1980年,他的态度出现了变化,在他看来,“博物馆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这一问题本身在当代知识体系和社会科学中无关紧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甚至连那些古典的科学学科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扩充和重新组合。作为这种变革的结果之一,理论和科学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同义词。对于博物馆学来说,重要的是它确实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着,而不必深究在绝对评价标准意义上它是独立的,抑或反之”。^[4]在这里,纽斯塔波涅主要是通过对科学变化的认识来改变学科判断标准,即放宽学科评价尺度使博物馆学得以进入科学殿堂。他的同胞斯特兰斯基则从一开始就明确地站在将博物馆学视为独立的科学学科的立场上,并且对自己的观点展开了充分的论证,成为最早对这一问题持肯定观点的博物馆学家。他认为仅靠博物馆的实践并不能解决博物馆所面临的问题,必须依赖于对博物馆的科学研究,这种研究就是博物馆学。在他看来,即使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博物馆学也应当被看作是一门科学。其理由是,判断科学学科的性质应根据客观社会需要和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内在规律的准则。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他详尽地研究了博物馆学从文艺复

兴时代产生到现在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大量博物馆学专著,探索了各种博物馆学研究机构形成过程。从博物馆学研究从无到有、不断扩大这样一个事实出发,他指出,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正是适应客观社会需要的结果。从现实发展的角度来看,与社会同步发展的现代博物馆已成为全球性的、内涵复杂的文化事业,它和古代中世纪的传统类型有着重大区别,已经不能单纯依靠经验和直觉或者专业性学科的科学机构来开展工作。在科技革命的时代,必须用当代的科学水平来认识专业博物馆的共同规律。^[5]日本博物馆学家仓田公裕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在他看来,“只有有了良好的博物馆学,也就是博物馆的理论、原理,才能建设好的博物馆。因为博物馆不仅要有实践活动,而且还应基于其理论,才能充分达到博物馆的目的”。^[6]他针对把博物馆学仅仅视为日常经验总结的观点指出:博物馆学虽然不像某些学科那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然而,它也并不是只探求各个博物馆的实用性知识,而是探求其本质的独立的学问。换句话说,博物馆学并不是博物馆的各个事例或一般知识的单纯的拼凑。总之,博物馆学的中心课题是把握博物馆的基础即博物馆的本质。”^[7]

对于上述的争论,我们只有结合博物馆学本身的历史才能作出解释。事实上,前两种观点反映了早期博物馆学的状况,尤其是针对欧美博物馆学而言的。长期以来,欧美博物馆学遵循着一种重操作、重技术、轻理论的传统。博物馆学家所关注的大都是与具体操作有关的技术问题,基本上属于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解决博物馆运作中的实际问题。在这种类型的研究中,并不存在属于博物馆学的独特对象和内容体系,因而也无法体现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应具备的独特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它难以被学术界认可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确实,一门科学学科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必须回答一些其他学科不能回答的问题,为社会解决一些别的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独特的性质和作用正是它能被社会认可和接受的依据。关于这一点,德国的博物馆学家克劳斯·斯莱纳曾说:“学科的独立性主要取决于某种专门研究主题的存在,这个主题没有被任何其他学科考察过。”^[a]那么,关于博物馆的当代研究是怎样,并且又是在何种程度和范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容体系呢?

随着本世纪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增强,世界各国博物馆有了很大的发展,新的博物馆不断涌现,这种发展趋势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较为直接的后果是,由于博物馆数量大幅度增加,它不可避免地卷入现代社会竞争的漩涡中。与那些以施恩者身份出现的傲慢的传统类型不同,现代博物馆要赢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积极的姿态,有效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否则就有被淘汰的危险。一座博物馆要能在竞争中获胜,仅仅依靠技术细节上的优势显然不够,它还必须对自己的性质、特征,尤其是对社会发展应担负的责任及其变化有清醒的认识。正是这种生存与发展的动机,促使当代博物馆学对博物馆的目的与方法作出反思,并且把这种反思超出了博物馆领域的狭窄范围,包摄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大背景中。由此,新一代的博物馆学家把研究的重点从操作与技术转移到博物馆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博物馆的社会学分析方面来。这构成了 80 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博物馆学运动的背景。本世纪博物馆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后果是,博物馆已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而且随着博物馆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本身也越来越成为理论关注的对象。人们开始意识到,博物馆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是人类文明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和人类遗产的主要保存和传播者。这种文化现象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否则人们对它的性质、历史,以及它与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关系就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这不仅会影响博物馆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是我们关于人类和社会知识的一种缺陷。那么,是否存在着对这一现象的专门性研究呢?显然没有。这表明,对博物馆的研究是一种内容独特的研究,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一部分,它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博物馆对社会负有的职责和使命,从而使博物馆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物馆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应该被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纳入人类整体的科学体系。

另一方面,正如纽斯塔波涅所看到的,科学评价的标准体系本身也在变化之中。和19世纪相比,传统自然科学作为其他学科仲裁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了动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玻尔的“测不准原理”,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都改变了近代以来绝对客观严谨的知识图景。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纯洁”的自然界更多地转变为作为人类生存背景和对象的自然界。由于科学越来越多地和人类的现实生存发生联系,对科学的界定也更多地从解决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入手。这种变化也会导致人们对一些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来自两个方面的变化都为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所以,尽管许多博物馆学家认识到博物馆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尚不够成熟这一事实,却并没有妨碍他们对这一问题作出积极的正面回答。1990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研究系对当时正在那里召开的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了92%的人认为博物馆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4%的人持反对意见,另外的4%则把博

物馆学看作是应用性的科学。^[9]尽管一次调查的结果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但这种变化的趋势确实存在。

第二节 博物馆学是一门怎样的科学?

即使承认博物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博物馆学家对博物馆学的学科性质依然存在不同的看法。按照威利·托夫特·詹森的说法,争论的本质在于说明博物馆学到底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一门“边缘科学”,它与博物馆学理论中关于博物馆学的认识对象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捷克和民主德国的博物馆学家就对博物馆学研究对象问题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展开过讨论。到 60 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门施对这些观点曾作出过归纳和分类。^[10]

对博物馆学最常规的一种理解是把它看作是对博物馆目的及其组织的研究。这是一个相对早期的观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58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国际地区博物馆研究会和 1972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为博物馆学所下的定义时都采用了这种观点。这种以目的和组织为中心的观念所关注的是博物馆的历史和背景、博物馆在社会中的作用、博物馆的研究、保护、教育、组织和分类等。1958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组织编撰的《博物馆组织》所采用的框架和内容安排也是依据这种观点。它体现了博物馆学主要以博物馆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取向,旨在服务于博物馆的经营实践。根据这种观点,博物馆学是通过
对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将博物馆事业中合理和有效的经验上升为系统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再用这种理论去组织、经营博物馆,指导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实践,使博物馆工作成为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过程,并由此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繁

荣。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带有某种管理学的色彩。当然,它不是研究一般的管理原则与方法,而是具体探讨博物馆的管理。我国的博物馆学理论构架以及博物馆学教育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一模式。

有许多博物馆学家,包括拉兹冈、门施、詹森、索夫卡等人主张将博物馆学集中在对保护和利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一系列行为的实施和综合的研究。这种“行为中心”的观点关注的是人类的收藏及其传播行为。A.M.拉兹冈指出:博物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信息保护的过程和规律,以及通过博物馆传播知识和情感的一门社会科学。博物馆学还研究作为历史发展之社会现象的博物馆,以及在不同社会经济体系中博物馆工作的实施。作为其结果,博物馆学的知识对象包容了博物馆中决定博物馆保护和传播整个过程的特殊规律,以及博物馆的起源和博物馆功能的实施。^[11]也有人把博物馆学的内容只限定于其中的一类行为,比如,K.梅勒斯只把传播行为与博物馆机构联系起来,这意味着博物馆学主要是研究传播行为。这种观点与日本的“鹤田学”颇为相似。随着当代博物馆日益增强的社会教育功能,博物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公众的社会教育机构,博物馆学研究的重点也就相应地转向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与信息传播的过程与方法方面,从而使得博物馆更多地具有一种独特的教育学和传播学的意味。在日本,博物馆学专业就是设在大学的教育系中。所以鹤田總一郎把博物馆学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信息由物到人的传播过程,他为博物馆学所下的定义是:“以心理学为一翼的教育学中尚未开拓的一个领域”。^[12]就我本人而言,也倾向于这种“传播中心论”的观点,这一点从本书的结语中可以看出。在我看来,传播的概念抓住了当代博物馆学研究的关键。如果我们认可现代博物馆的本质是一种公共的社会教育机构,那么,关于

它的研究的核心心理应放在这个教育过程上,其目的也应该是解决以三维实物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保证这一传播的充分有效性。一般的教育学,人们关注的主体是以语词符号为媒介的传播过程,至多加上二维画面作为辅助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电影制作与博物馆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都涉及到形象的问题。但电影制作主要涉及以运动的二维画面为载体的传播过程,而博物馆学要解决的则是以三维实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过程。考虑到博物馆学和电影制作的相似性,国际科学院在其学科分类表中将它们同列在形态科学的视听文献类中。^[13]行为中心论的另一种观点是将博物馆学研究的中心集中在收藏行为上。如 L.施瓦格等人就认为,博物馆学的基础是收藏行为,收藏是博物馆的特质,但事实上,除了博物馆外还有像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也从事收藏,所以 J.霍德格认为,博物馆并不是博物馆学的唯一体现者,图书馆、档案馆、动植物园,甚至古董商店也同样是博物馆学的体现者。这种把博物馆学扩大化的倾向在荷兰的博物馆学家那里也可以看到。

再一种观点是强调以物为中心的观点。据此,博物馆学成了一种对博物馆物的研究。1965年,Z.布伦纳指出,博物馆学解释的对象是资料和可移动实物的真实性问题。这些真实实物已经失去了其原始属性,而在今天又正在被或将会被要求拥有作为自然和社会发展见证的新功能。这暗示着博物馆学同图书馆学、档案学一样,属于一门记录科学,其任务是征集、收藏作为主要信息资源的实物。^[14]这种观点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舒尔特和威克斯等人持相似的观点。

斯特兰斯基关于博物馆学的概念及其变化也逐渐为博物馆学界所熟悉,并引起了重视。60年代中期,斯特兰斯基曾提出博物馆学是研究“博物馆真实”的一门科学。到80年代初,这种

观点转换成一种把博物馆学当作是研究人类与现实之间特殊关系的科学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博物馆学的范围是科学地解释人类对现实的态度(这是一种特殊的态度,它在人们发现其收集和代表真实的价值的倾向中得到体现),并使人们懂得历史和社会联系中的博物馆现实”。而博物馆学的对象被理解为“一种人类之于真实的特殊取向,其表现为,人们从真实世界中选择一些原始的物品,又不顾其已经变化了的自然特征和不可避免的损坏,出于保护目的将其置身于一种新的现实中,并根据人类自身的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使用它们”。^[15]在这里,博物馆学事实上被看作是一门“隶属文献性学科的社会科学^[16]”。斯特兰斯基的博物馆学理论非常哲学化,所以有人将他的理论称为“博物馆学的哲学学派”。他的观点引起了共鸣,尤其表现在格里哥罗娃 1987 年艾斯普讨论会的有关阐述中。在所递交的论文中,她为博物馆学所下的定义是:“(博物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之于现实的科学,它存在于有目的地、系统地收集和保护那些有生命的、无生命的而主要是三维的实物,记录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科学与文化教育中。”^[17]

有趣的是,在我国现行的学科分类中,博物馆学既不是管理学,也不是教育学或传播学的分支,而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形成这种局面显然与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与现实有关。中国是一个具有特别悠久历史和特别丰富文物的文明古国,这一特点构成它利用古代文物来解说历史的巨大优势,因而以历史文物作为藏品与展品主体的博物馆也成为中国博物馆的主体。这一点又影响了国家对博物馆行政归属的确定,由于历史博物馆在中国博物馆体系中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加上对数量巨大的历史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对中国政府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责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就将博物馆的行政管理授与国家文

物局,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的特点。在这种情形下,一个称职的博物馆馆长或工作人员必须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知识与历史学的造诣是绝大多数博物馆工作人员基本的职业训练,没有这种训练,他就难以胜任自己的工作。这样,大学的历史系就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博物馆人员培训的工作,一些大学的历史系还建立了博物馆学专业负责专门的博物馆学的研究和教学。现行学科分类承认了这一事实,并在学科分类表上确定下来。^[18]

第三节 博物馆学的理论构架及其意义

尽管人们对博物馆学的学科性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把它看作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即使如此,我们还应当承认这是一门尚不成熟的和正在形成中的科学,它还没有最终完成从经验描述阶段向理论合成阶段的转化,而且这种转化是否能真正实现,或在怎样的程度实现,都还有待于它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的博物馆学的概念下依然包含大量经验性的和操作性的内容,诸如如何进行藏品的管理和保护,如何布置展览、确定展览的空间、照度和色彩,以及如何营建与管理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对其他相关学科成果的依赖。这就使得当前的博物馆学成为一种理论和经验的混合产物,包含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涵义。

其一,它指的是对博物馆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理论和历史的透视,这是一种性质独特的研究工作,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活动的一部分。这种研究有助于树立一种关于博物馆、博物馆与社会关系的正确的观念,从而保证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样一种研究在英文中被称为“Museology”(博

物馆学)。

其二,它指的是博物馆应用其他学科的成果来解决自己实际问题的研究,它所重视的是有关具体操作中的技术和方法问题。诸如藏品分类法、陈列技术和保存技术等。这种类型的研究在英文中是“Museography”(博物馆方法学)。

关于两者间的关系,美国爱达荷大学博物馆馆长、博物馆学系主任埃利斯·G·伯考用了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博物馆学说明了什么是博物馆,而博物馆技术学则说明博物馆是如何工作的。^[19]

事实上,人们在具体为博物馆学定义的时候并不特别强调两者的区别,并且,从欧美博物馆学发展的趋势来看,“Museography”的使用频率下降,其内容往往被“Museology”的定义所包含。这种现象或许正表明了博物馆学独立学科性质和学术化倾向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职业自信心的增加。

关于博物馆学研究对象的传统看法是博物馆的自我认识,即通过对自身实践进行理论探索和反思,概括出规律性的特征,作为博物馆实践活动的指导。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系主任辛格尔顿正是从这个角度为博物馆学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研究博物馆”,内容包括博物馆学和博物馆技术,其特征是“自我解释”。他主张博物馆学是一门理性的研究,旨在对博物馆工作实践进行探究、分析和思考,以使这些实践不断完善。^[20]这种思路在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与莱斯特大学合作编制职业培训教学大纲时为博物馆学所下的定义中得到了体现。

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博物馆的发展史和背景,博物馆在社会中的作用,博物馆研究、藏品保护、教育和管理的专门组织形式,与自然环境关系,以及不同类型